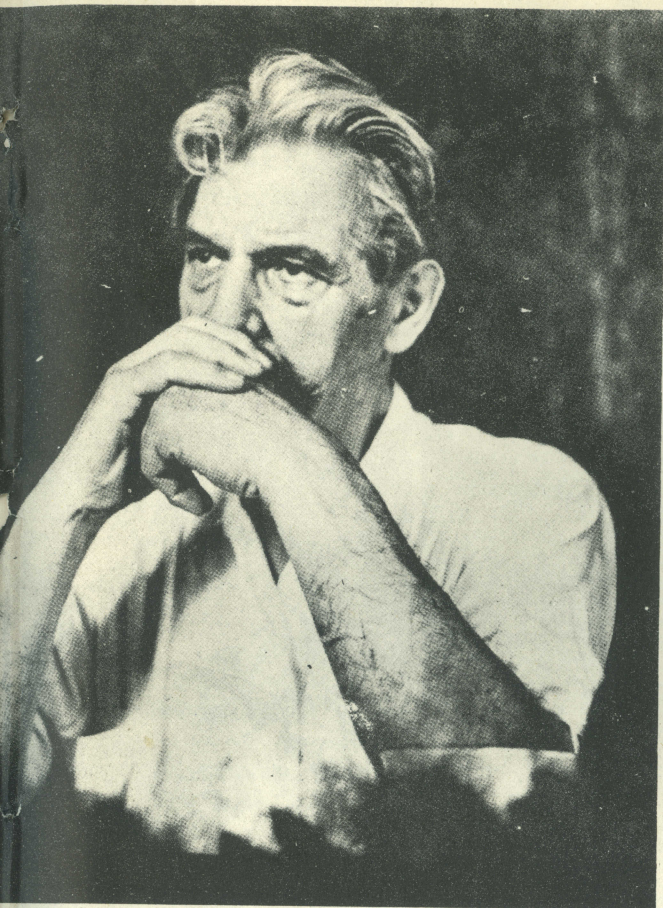




他是一位醫學博士，也是音樂、哲學及神學的博士。三十歲生日那天決心學醫，終於贏得「非洲之父」美譽。一九五二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一生「尊重生命」，享年九十一歲。

一、生平事蹟及背景因素

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四日，史懷哲誕生於德國上亞爾薩斯省的凱撒士堡，他的父親是當地的牧師，出世之後才幾個星期便因調職而舉家搬到昆士巴哈，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便是在此渡過的。五歲時便跟隨父親學風琴，九歲時便會擔任過該地某一團體的風琴師。

小的時候，有一天隨著家人到科瑪市（Colmar）玩，在市中心的公園中看到一座塑像據稱此即紐約自由女神像同一作者所塑，叫「像豪拉克里斯一樣」，塑的是一個凱旋將軍用腳踩住一個面帶痛苦表情的黑人，這座銅像給他幼小的心靈一種不小的刺激，從此他便時時有意地去關心到非洲黑人的疾苦，也奠定了他以後決心到非洲去為黑人服務的志向，他常向人說：「到非洲去實在是抱著一種為贖罪的心情去的。」以後，只要有機會到科瑪市，他便會跑去憑吊這個地方，可惜這個塑像已經在二次大戰期中為德軍所毀壞而盪然無存了，（不過在史氏家中仍有這座塑像的複製品）。

他的家境並不好，因此畢業典禮時竟不得不向其叔叔借了一件外套（或褲子）穿上前往參加，為此還曾遭到同學的嘲笑。由於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所以家中有關哲學、宗教的書籍相當多，因此雖然經濟環境不太好，讀書環境卻是相當優良；在進入高等學校前成績平平，且因好幻想而被校長評為好作夢的小孩，結果被取消獎學金（牧師之子特有），從此他發憤向學。

遠在學生時代，他便深深感覺到自己能夠過舒適的生活，而週遭的許多人，卻正在和憂慮和痛苦搏鬥，兩相比較之下，總有無限的感慨。在大學唸書的時候，自己覺得既然能夠上學讀書，而且能夠在科學和藝術上獲得一些成就，真是雙重福氣，因此情不自禁地常常想到別人，因

為物質環境或本身健康的影響，而不能夠享受這種福氣；心裏因此常懷感激之情，總想要替社會人群服務，做一些事情。一八九六年他剛好二十一歲。一個夏天的早晨，天氣十分晴朗，當他醒來之後，突然腦海閃過一絲概念，使他頓時冷靜地開始思考起來，而忘了下床，終於他決定了，「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我能在研究科學和藝術有所成就的話，此後，做為一個人我將走上直接獻身以服務人群的道路。」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反覆思索耶穌所說：「凡是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必定會喪失生命，凡是為我和福音而喪失生命的人必定得到永生。」而無法覺得蘊藏其中的涵義，現在他終於找到答案了，從此他不但有了外表的快樂，還得到內心的快樂。然而此時的他並沒有真正地確立他計劃中工作的性質究竟為何，他決定順其自然，讓環境來指引他。但是他暗自決定將未來的工作性質的本質限定於能直接服務人群的事業。

起初，他想收養遭人遺棄或忽視的兒童並教育之，然後要他們長大成人後也能同樣地來幫助處境相同的兒童，然而這個計劃卻遭到挫折——因為組織規程上沒有規定可以接納自告奮勇者的幫忙，後來他又想致力於收留流浪漢和釋放出來的囚犯，也因成效不大而不了了之，不過他卻由此而瞭解到必須有一些人自願獻身為他們服務，才能使他們能得到最有效的幫助；而且這些人，在許多情況下必須和一些機關團體結合才能達成最完滿的任務。不過，依照他的性格他所最需要的，卻是一種絕對是個人和獨立的工作，雖然在必要時，他願意歸附於某一團體的指揮，所以他絕不放棄找尋一種工作範圍，使他能夠獨立和絕對自由地工作，最後終於實現了，使他更加感謝的心情。

一九〇四年秋天的一個早晨，他在學校的寫字枱上發現一本綠色封皮的雜誌，裏頭刊載的是巴黎傳教協會每月的工作報告。童年時，他的父親便常在聚會時把裏頭的內容向大伙朗誦出來，給他很深刻的印象，因此當一位余德林小姐知道他對這協會很感興趣之後，便常把這種雜誌放在那兒。當晚，他本想把它拿開放在一旁，以便繼續工作，但一方面卻很機械地翻開這本雜誌，就在此時，他突然為一篇文章的標題：「剛

果區傳教工作隊的需要」所吸引，於是把他放下工作開始閱讀。這篇文章的內容大致是抱怨該工作隊因為工作人員不足，以致無法在剛果殖民地的北部的加彭省（史氏後來工作的地方）繼續工作，因此作者希望他的呼籲能夠使一些有志之士下定決心，來參加這種刻不容緩的工作。這篇文章的結論是：「那些堅決回答上帝的喚召說：『主啊，我就來！』的人，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人。」他終於找到他的目標，並開始悄悄地開始了準備工作，而他的覓尋也到此為止。就如他在三十歲生日（一九〇五、一、十四）時的感想：「我度過這個生日，像寓言裏的人一樣，『想蓋一座高塔，首先要計算一下它的代價，再決定能否把它蓋起來。』」所說的，經過徹底的考慮之後（花了他七個月的時間），他決定在赤道非洲把直接服務人群的計劃實現出來。這個決定可說是影響他一生作為的重大轉捩點。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他把決心開始學習的決定用信件告訴了他的雙親及親朋，並提出對聖多瑪斯神學院院長的辭呈，印象之深刻使得他連寄出這批信件的信箱在什麼地方都記得清清楚楚的。

此決定引起親朋間極大的騷動，辯論於是展開，大半是反對他的如此可笑的想法，他們認為史懷哲如此做無異是在埋沒自己的才能，是一此拿偽鈔去和人做生意」，甚至說「你應該把在野蠻民族中的工作，留給那些不會因此埋沒了科學和藝術才能的人去做。」他的老師魏多先生也責備他認為史懷哲是「一個將軍，卻要學小兵一樣，拿著步鎗去上前綫」（其時尚無戰壕）；一位充滿現代精神的女士向他說道：「如果你為土人醫藥的援助而發表演說，比你現在打算做的工作，還能產生更大的效果；哥德的浮士德中所說的：『實踐為萬事的開端』這句話，現在已經落伍。在今天的時代裏，宣傳才是萬事之母。」

然而這種種的留難，並未減損他的熱心。反而更堅強了他的意志，因為他明瞭要開創一種沒人做過的事業，都是一種冒險，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之下，才能顯得合理，並且可能成功；在他這種情形中，他認為這種冒險是合理的，因為由每一個觀點考慮過之後，他自信具備健康的體格，健全的腦筋、能力，實用的常識，耐勞，謹慎，而缺點很少，還兼備了從事這種理想工作的人所必需具備的其它條件。此外，他也相信，自己的脾氣，足以忍受計劃的失敗。

他也明白只有認識到每一種工作都有價值的，並且在做每一種工作

時都有充份責任感的人，才有資格放棄那些命運註定的工作，而着眼於某種特殊的工作。一個人必須喜歡尋常的事，而不喜歡異乎尋常的事，又沒有英雄主義的思想，担任某種職務時，既冷靜又熱心，這樣才能成為世界上所需要的精神冒險家。世界上沒有工作上的英雄；只有自制和耐苦的英雄。這類的英雄世上倒是很多，但是他們之中很少揚名後世，這些少數的英雄不為大眾所共知，只有少數的人才知道他們是英雄。

人類對理想的希望，只有一部分能夠用行動來實現。其它的一切希望，一定要在不知不覺的結果中實現出來，然而這些結果的價值，比較那些舉世矚目的工作的效果所具的價值，實在遠超過千倍以上。二者的差別，和深海和海面激盪的波浪的差別一樣。有些人不能把絕對單獨的服務工作，當做一生的職業，只能把它當做一種副業，所以他們含著一種看不見的為善的力量，許多的人，因為要賺錢過活，還要滿足社會對他們的要求，所以必須選擇一種比較沒有靈性的工作做職業，在這種工作中，他們像活的機器一樣，不能表現出他們的人類本質。但是他們之中卻沒有人醒悟自己所處的地位，沒有機會像活人一樣，替別人服務。這個問題是因為今日的工作，實際上都完全組織化、專業化和機械化而產生的，解決的辦法，只有一部分是依靠社會消除這樣產生出來的狀況，一部分有賴盡力維護人性，一切的權利。尤其重要的，就是受苦的人，不應該只會向他們的命運低頭，而應該發揮他們一切的能力，雖然處於逆境中，仍要靈性上的工作，來表現出他們的人性。任何一個人，不論他的職業化生活是怎樣，如果能夠採取真正的單獨行動，為需要別人幫助的人服務，把握每一個機會表現出人的本性，就可以維持靈性的生活。這樣的人才是在精神上，善行上為人類服務的人。一個人如果能夠在本職工作之餘，直接為人類服務，什麼命運都阻止不了他。因此，服務工作之所以還有許多沒有做到，實在是因為人們沒有把握住機會。

每一個人，生於註定的生活狀況之中，都應該自己努力，對四海之內的兄弟們，表現出真正的人性，人類的前途也是靠這一點才有希望。機會一旦錯過，價值極高的事一霎之間，便變成毫無價值的事。把有價值的事變成決心並且付諸實行，就變成財富，所以我們不能小看它。我們的人性，絕不是像人們胡說八道時所描寫的那樣勢利。根據我對人類歷來的認識做判斷，我相信人類實有的理想主義意志力量，比在世界上表現出來的要強得多。像江河流水一樣，我們所見到的，和在地下流動的水比較，在份量上真是小巫見大巫，同樣的，表現出來的理想主義，

和男男女女蘊藏在心中沒有開發出來的比較，也是小巫見大巫了。蘊藏在心中的必須開發出來，好像地下的水必須流到地面上來：人類也正在等待和盼望能做到這種事的人。（自傳 P 76 ~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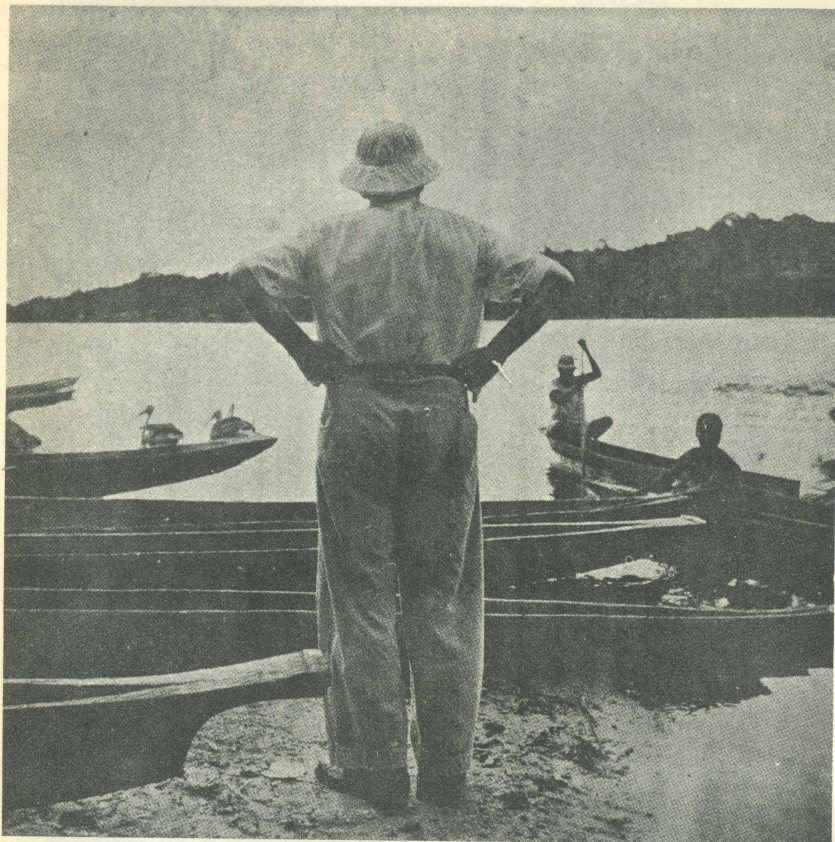
因此他認為：「我不得不承認許多適當和能幹的人，只因為環境不許可，所以放棄了獨立的工作路線，這種工作如能完成，對世界裨益很大。」

他之所以選擇做醫生，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我希望以後的工作，不需要張嘴說話。許多年來我所表現的完全是憑一張嘴說話，我雖然也深自慶幸選擇了神學教師和牧師的工作為職業。但是，在這種新的工作方式中，我不能單單談博愛的教理來表現自己，而必須做個實踐的人，把這種教理實行出來。醫學的知識，不論我的服務路線往那裏走，都能使我的意念，用最完善的方法實行出來。就拿我到赤道非洲去的計劃來看，醫學的知識是必須具備的，因為我想去的那一個區域裏，根據傳教士的報告書說，醫生是一切需要中最需要的一種。他們時常在自己出版的雜誌中埋怨說，土人害病痛苦的時候來找他們，都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幫助。因此我認為，為了將來有一天能成為這些可憐的人所需要的醫生，現在先做醫學生也是值得的。當我每次覺得必須犧牲的幾年時間，實在太長時，我就提醒自己說，韓密卡和漢尼拔當年為了準備進攻羅馬，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打了許多枯燥無味的仗，先把西班牙征服才達成最後的目的。

此外，促成他選擇行醫的另一因素是：由於各個教派均執著於自己對於教義的看法，以致於陷入相當激烈的爭執，卻忽略了自身真正應負的任務，因此促成他對巴黎傳教協會是否會接納他去做一個傳教士感到十分懷疑，事實證明他早先的疑慮並非沒有道理的，當他向該協會的團長表明「僅以一個醫生的資格」參加工作之後不久，只平靜了一會，居然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史懷哲只有正確的基督徒所應有的博愛精神，卻沒有正確的基督徒信仰（自傳 P 80）經過一番爭取，他終於成功了。

當他謁見醫學院院長費靈教授，想以學生的身份報名上課時，費教授以為最好先把史懷哲交給精神科的同事們看看有沒有毛病再說。一九〇五年十月底的某一天，史懷哲冒著大霧的天氣出門去上他解剖學的第一堂課。

經過三年的苦讀，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他參加了解剖、生理和自然科學的考試。雖然他已經很努力地去做，然而因為記憶力已經不像



我以因為是生醫做志立我
……話說多必不

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學生那樣好了，而且他一直以為自始至終，只要研究純粹的科學即可，不必作參加考試的準備工作，因此直到最後幾個星期，他才被同學們所說服，也開始唸起「考古題」來了，顯然這一點並非今天我輩所獨有之專利。考試經過十分順利，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不過據他回憶說：「那幾天裏，我所感覺的疲勞，是我一生中最厲害的一次！」接著而來的便是本科的研究課程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晚上，考完了外科學之後，他由醫院中走出來，在黑暗的夜色中散步，他一再地自問道：到底自己是不是在作夢？因為他實在不敢相信這種可怕的醫學課程的負擔，現在已經成為過去了！他的外科教授馬德隆先生一直和他並肩行走，不斷地告訴史懷哲

：「因為你的身體這樣健壯，所以才能修完這樣的課程。」兩個人彷彿都在作夢般地一回一答。

接著便是一年的實習並撰寫博士論文，同時他也開始了到非洲的準備工作。一九一二年，他轉往巴黎學習熱帶醫學，同時完成婚禮——與海倫·布列斯勞小姐，一位歷史學家的女兒。這段時間裏，他開始採購一切必需用品，起初他對這些瑣碎的事情感到不煩和厭倦，後來他逐漸了解：本著自我犧牲的精神，來處理物質方面的事情，也是值得做的事情；到最後，他不但感到麻煩，反而覺得是一種無上的，而且相當藝術的樂趣，很難以形容。

募捐工作，也是他的準備事項中最主要的一件，不多久他便購足了所需的物品、藥物，甚至還留下足以維持醫院一年的經費。當他確信能夠募足一個小醫院的款項之後，便堅定地請求巴黎傳教協會，允許他這個自費的義務工作人員，在蘭巴倫這地方設立一個能為Ogave流域的人們服務的醫院。他的申請使該協會的會長大受感動，並願意大力支持，可是卻遭到會中一批希臘正教的極端人士的強烈反對，並要他先接受一次由委員會所主持的考試，來試試他的信仰情形，史懷哲拒絕了；因為他認為依照耶穌所說的：「不是和我們作對的，就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那麼，即使是一個回教徒請求服務，願為病苦中的土人治病，也不應該拒絕！經過一番折衝，終於他說服了所有的委員，不過卻有一個委員因此提出了辭呈！

等到在法屬加彭行醫的執照發下來之後，他到非洲的一切均已就緒了！一九一三年受難節的下午，史懷哲夫婦二人由昆士巴哈出發，三月二十六日傍晚在爾多登船。

他們選擇蘭巴倫做醫院的院址；係根據地圖上的說明，和一位傳教士莫瑞爾先生所告訴他們的事實而作決定的，事實證明這個抉擇在每一方面都是對的，因為遠近二百英里以內的病人們都可以沿著Ogave河及支流，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用獨木舟送到此地。這裏的疾病之多和複雜遠出他的意料之外，因此使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顧一切反對，實現到此行醫的計劃，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感。

實際的工作給他的負擔固然很重，可是和因工作而起的責任感一比，就覺得輕得多了。他常常說：「不幸得很，我是一個沒有剛強心腸的醫生，而這種剛強的心腸卻是行醫這一行所必須具備的，因此我不斷擔憂著重病的人和施過手術的人，真是弄得十分困倦。我曾經嘗試過訓練

自己把心境安定下來，這樣可以使我一方面縱然很同情病人的痛苦，卻也能不因此浪費精神和腦筋，但我的嚐試並沒有成功。」

幾個月的工作之後，醫院裏每天都必須收容大約四十個病人，不但要安置地方給這些病患居住，而要負責病人的同伴的住所，因為這些同伴們不但要用獨木舟從遙遠的地方把病人送來，還得留下來等著把病人送回家去；爲了要維持醫院的存在，於是向病人收取一點實物，作爲他們接受幫助後一點實際感謝的證物，後來逐漸成了一种習慣，就是在耗費藥品之後，醫院便可以收到金錢，香蕉，家禽或蛋類等的禮品，作爲報答。這些東西的價值雖然遠比耗去的藥物低廉，但是對維持醫院的力量，卻也不無小補。香蕉可以用來供給食糧已盡的病患，金錢則可以在香蕉吃完時，用來買米。同時這些捐獻也可使土人依自己能力之所及來幫助醫院的維持，使他們更加重視這間醫院的價值，而不只是白享好處而已，後來發現，這其中實在是具有充分的教育價值。有些土人相反地會向史懷哲討些禮物，因爲在他們的部落裏，這是一種友好的象徵。

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正當他們準備作返回家鄉的打算時，傳來歐戰爆發的消息，因爲他的國籍之故，所以馬上遭到監視並且被禁止與外界作任何接觸，包括行醫在內，這當然引起當地白人和黑人的抗議；然而他本身卻安之若素，因爲他發現一個令他極感興趣的問題：「我們的文明問題」有待發掘，由於戰爭的爆發，使得這個在他腦海裏盤桓已久的念頭，逐漸成爲實際而合宜的題材，第二天起，他竟能和未習醫以前一樣，大清早就坐在寫字枱前從事寫作。

據他的回憶，他第一次動了靈感寫這麼一本書，是遠在一八九九年的夏天即已有此打算，一天他和朋友們聊天時，突然聽到其中的一位朋友說：「我們都不過是葉西哥尼（Epigoni）之輩而已」（按：Epigoni乃希臘神話中敗之於底比斯市前之七勇士的後裔們，意即偉大人物之後，前代輝煌文明之繼承者之意。）「許是言者無心而聽者有意，這句話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因爲它將史懷哲心中感覺到的，用言語表達出來了。

他一直懷疑人類是否永遠朝着進步的方向邁進，因爲一些思想雖然不合人情，但卻流佈甚廣，公衆輿論非但沒有深惡痛覺，反而習以爲常，而一些正確和合宜的事，卻未受到應有的關切。有許多象徵，使他推想到當前的世界，存有一種奇怪的知識上精神上的疲勞，並且是不斷地在滋長中，而人們卻始終認爲人類已有很大的成就而驕傲不已；「我個

人的印象，認爲我們不只是在知識和靈魂的生活中，處於一個比前代較低的水準，而且在許多方面，都是依靠前代的成就而生存……在我們手裏的這些遺產，現在已開始大量地消耗掉。」

自此之後，他便不時地暗中在爲這個觀念的成形而努力，在計劃中，這個觀念將以「我們是前代的繼承者」爲題而出版成書。他常有意無意地把這個思想告訴他的朋友們，然則遭到的總是些似是而非的回響，就在這時，戰爭爆發了，這本書的目的原本是爲了對文明作一種批評，以引起人們對文明之衰落的注意，然而悲劇既已發生，這些全成了過時的東西，經過一年的時間，他又逐漸領悟到光是批評文明的衰落並不能解決問題，爲什麼不進一步撰選一些建設性的東西呢？於是又開始收集資料以便將此書擴充成一本討論如何恢復文明的作品。

史懷哲以爲：「一切真正文明的理想，已經喪失殆盡，因爲這種理想是植根於理想主義的人生態度，而現在我們卻完全失去了這種人生態度。而且，我們應該認清文明的本質，在促使個人和社會趨於精神道德至善的境界，所以精神和物質上每一分進步，在人類文明中都有其重要性。雖然知識的進步和科學的成就，是十分重要，但是只有追求道德目標的人才能享受物質進步帶來的幸福，也只有它才能消滅與物質進步隨著同來的危險。解決的方法便是對塵世和人生採取一種倫理化喜愛的態度。」而且這種態度必須是經由內省，成爲思想後的產物時，才能真正地發揮它的功能。但是這個概念的輪廓始終未曾明顯化，一直困擾著他。直到一九一五年九月，有一天他在出診一位患者時，他坐在船上，一面漫無目的地寫著一些簡單的句子，突然一個意念掠過他的腦際，這便是「尊重生命」四字，頓時使得他的思緒顯得明朗起來，就是這個觀念，促成了他的「文明的哲學」一書的發行，這四個字也是他一生奉爲圭臬而遵行不渝的原則。

這本「文明的哲學」從開始構思，到完成鉅作，其間共花費了二十四年的時間，幾度險遭不測，然終因多方挽救而得以見行於世，原先預定發行四卷：（一）文明的衰敗與重建（二）文明與倫理（三）尊重生命的世界觀（四）文明化的國家，只是第三、四卷並未出版，不過他的思想，我們不難由其前二卷中一窺全貌。

一九一七年九月，他終於被遣返歐洲，送入加瑞松俘虜營，在此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淒慘，他一方面繼續行醫，一方面仍不中綴寫作工作，值得一提的，在集中營裏，聚集了各種行業的人，史懷哲在此學會

伯伯生醫的小孩黑人黑助幫位一

[illegible]

「時，他五歲回客：我是人問道：『你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
非洲是一個真誠的哭聲和大和量的眼淚！
「一位幫助正世界的醫生伯。」
但他是一位偉大的西方傳人中只有他有他得

人物之一。——這是一個英雄受難、苦悶、野蠻的人頭入。

他是這個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也是這個世紀裏引起最多議論的
怎樣的一個人，我們且看世界各處出自不同的法蘭西人這位奇人是離作工一直到四日病劇轉終夜十位左右這二十世紀下中的樂學不足以影響他的內在之表現。

使得頭髮典禮不得不決定延遲運到後年再行。這是他的本性，任何外來受，二年除了一個而回歐洲休假，又回到非州了事了連從一九一五年在許多人的鼓舞之下，他又回到了非州了。從此吧！」